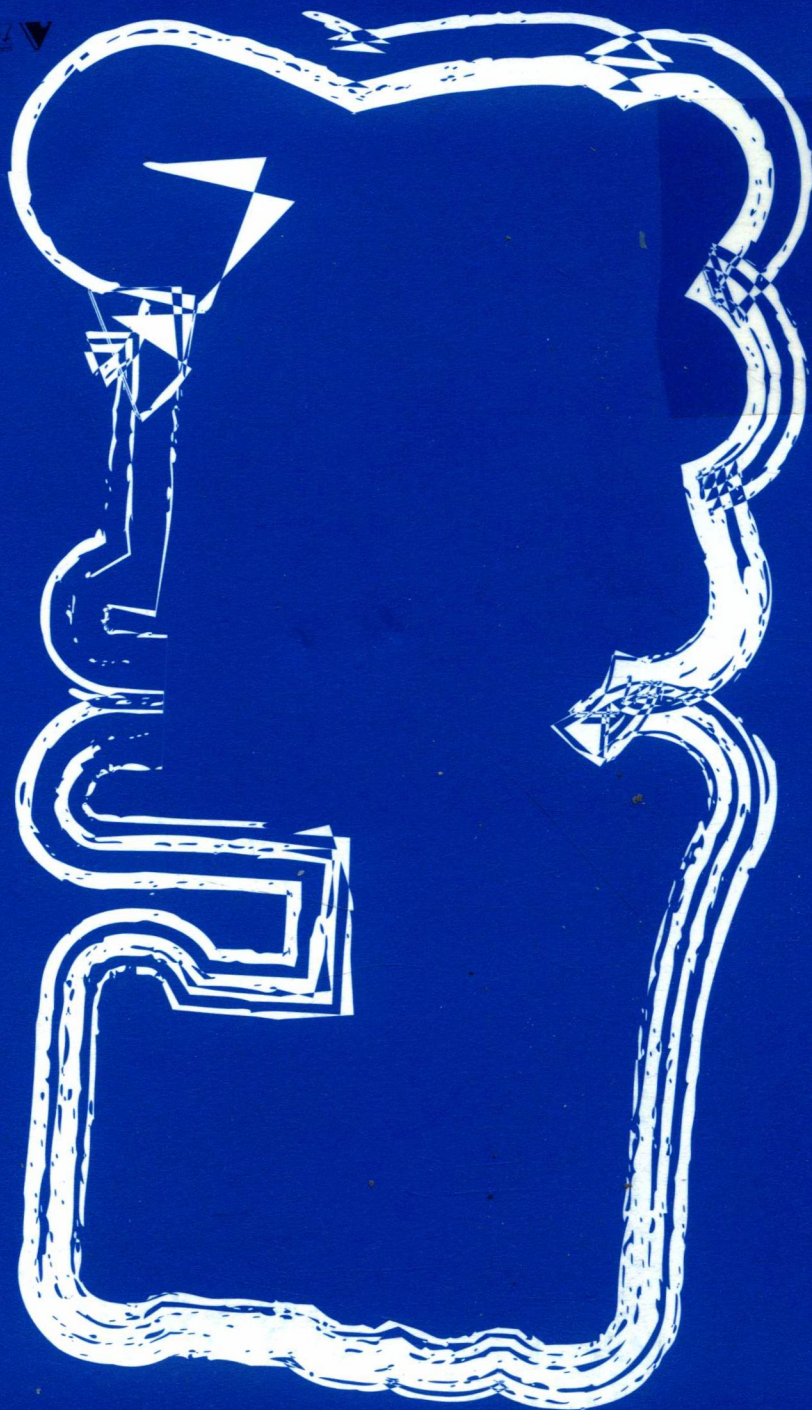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素描 × 速写

与 素描



Lou Yi-chun vs. Dung Kai-cheung

肥瘦对写

骆以军 × 董启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肥瘦对写 / 骆以军, 董启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98-1002-1

I. ①肥… II. ①骆… ②董… III. ①书信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151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35千字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陪孩子上学途中	4
小说中的女神	12
谈梦	19
那一刻我对自己感到陌生	26
一直很想写但注定写不出来的书	33
生活中真的曾遭遇的“薛定谔的猫”	40
谈谈“火车”	47
如果干下那种事的是自己的孩子	55
小说作为入魔之境	63
关于原谅这件事	71

坐在某个角落,无人知晓,观察着人的那些秘密时光.....	79
南泉斩猫	88
人渣之必要.....	97
体育时期	106
关于时光旅行	115
更衣室.....	125
咖啡屋.....	133
病	142
续病	151
星座	159

生肖——我们这些可怜的羊.....	168
回忆我的婚礼.....	177
回忆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185
自己的第一本书.....	194
自己的第一本书（续）.....	202
自己的最后一本书.....	212

目录

陪孩子上学途中	4
小说中的女神	12
谈梦	19
那一刻我对自己感到陌生	26
一直很想写但注定写不出来的书	33
生活中真的曾遭遇的“薛定谔的猫”	40
谈谈“火车”	47
如果干下那种事的是自己的孩子	55
小说作为入魔之境	63
关于原谅这件事	71

坐在某个角落,无人知晓,观察着人的那些秘密时光.....	79
南泉斩猫	88
人渣之必要.....	97
体育时期	106
关于时光旅行	115
更衣室.....	125
咖啡屋.....	133
病	142
续病	151
星座	159

生肖——我们这些可怜的羊.....	168
回忆我的婚礼.....	177
回忆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185
自己的第一本书.....	194
自己的第一本书（续）.....	202
自己的最后一本书.....	212

陪孩子上学途中

孩子的位置放在哪里？或跟在一旁走的你（父亲）
在哪个“观看人类全景”的位置？

——骆以军

瘦：

在这许多公路电影中，我特喜欢那部俄国导演 Andrey Zvyagintsev（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的《回归》（Возвращение）：谜一般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这两男孩的世界，并带他们展开一段荒凉、诗意，整个世界那么暴力、绝望而他们得上路的旅程。那父亲隐喻了所有“父亲陪孩子上学途中”的形象：寡言；不擅长隐藏感情；因为被小孩并不知道的这个世界伤害过了而呈现一种线条的刚硬；不理睬小动物似的软软的在路途中因好奇而耽搁、分心；以军事化的粗暴训练这两兄弟独立（让还是小孩子的他们，学习开车、划船、对付对他们粗暴的青少年、如何面对旷野孤独的恐惧）。两个男孩恨透了这个凭空冒出的父。但最后怪异的，他们在那无人的小岛上意外地害死了这个父亲，他们——一个奇怪的循环——恰用那父亲一路暴力施加强迫他们学习的技能：用棕榈叶拖父亲的尸体、替小船涂上沥青以防水，成为孤儿的两人疲惫地在大海上操桨划舟，终于回到了最初的码头，那载着父亲尸体的小船又沉入大海。这个父从虚空中闯出，又像从无这个人地回到虚空。两兄弟瞬间成为大人的心智，开着父亲遗留的那辆烂车（以及他教给他们的技能），将那公路陌生之境转为“归途”。

这事我觉得九年了（先是我大儿子，后来是两个孩子一起，现在是小儿子），我几乎每日早晨得送孩子到他们小学后门，或下午

到同一地点等候，带他们回家的这段路，可能不到三百公尺吧。就是穿过一些公寓和日式鱼鳞瓦老屋、树木的绿荫密覆的巷弄，比较特别的是会经过新生南路一座清真寺的背后、紧邻着一间天主堂，到那条巷道的底端，有一间香火算鼎盛的小妈祖庙，神龕上黑脸女神凤冠霞帔，侍将狰狞，但其实经过时，里面总有一些老人汗衫短裤拖鞋坐折叠椅在车马炮对赌。这段路总让我担心，太平静无有惊奇，太安全了。

比起我小时候住永和，换过三所小学，但上学放学之途，无不像一趟小规模的冒险、长征，没有大人陪，穿过那迷宫般、十二指肠的巷弄，快步走至少要十五至三十分钟。途中经过车潮汹涌的马路，可见杀鸡宰鱼场景的传统市场会有小巷里让你流连忘返的柑仔店¹，那些琳琅繁花般的五角抽，或那么一台赌博性的水果盘机台，有弹子房（那更是会冲出勒索你的邪气青少年），有工地，我们会翻进那些拆除到一半的鬼屋般的日式老宅废墟，穿梭冒险，有的走河堤，用石子投掷树梢的木瓜，或闯进一座吊了七八塑料袋猫尸骸的竹林，较大一点后（约初一到初二），我的同伴还干过偷脚踏车的坏事，推着偷来的脚踏车到学校附近的修车行换煞车或补胎，小鬼就可以对那一身黑油总是蹲着的老师傅没大没小杀价……

1 闽南语，即小卖部。

我还曾经撞见一个小庙拜拜之前的办桌¹（吧），一群老人围着，其中一人用尖刀杀一只猪，那是个冬日清晨，所以我印象中从猪被割开的喉管，或他们往那还在微弱挣扎睁着黑眼睛的畜生身上淋浇滚水，都不断冒出蒸腾的白烟。

这些活跳跳“上学途中所见”时刻，我父亲从不在那画面陪在童年的我身边。我是不是希望将我想象的、期望的（也许是陌生的惊吓或恐怖、超出一个小孩能理解的艳异之景），塞进我孩子的上学途中？但是否我总陪在身旁，那冒险的、危险的时刻，那意外误闯的暗巷歧路，便总不会真的对他们展开？

启章，和你聊这个话题，我特别有感觉。我们是同代人，不觉也各自走到这个年纪。你的长篇，特别给我印象画派《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给新新人类》这样的负轭、赎回、启蒙的未来小说大全景的意念。好像是我们不觉也走在这个世界的梦境或街景。

近半世纪啦，我们也许从年轻时的“歪斜人”，孤种的《安卓珍尼》，从里面长出一个“父”的身份，守护者（如此脆弱）或更是陪伴者（如此惊惧或哀伤）。

1 闽南和台湾地区常见的宴客形式。

我曾听你说过，你带阿果上学的路途，比我艰难许多（印象中换乘火车、巴士，种种不同交通工具）。父与子在（香港）那样街车人潮中的前进。对我而言就像极小规模公路电影。

不可预期的，慢慢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或是你在那段不进入路程，但其实累加起来漫漫长途的“上学途中”，长出了一个内在安静、无人知晓的什么小宇宙？

孩子的位置放在哪里？或跟在一旁走的你（父亲）在哪个“观看人类全景”的位置？

肥

肥：

老实说，接送儿子上下学的途中，我多次想逃掉。

或者，说真的啦，也不是真的逃跑（因为实在跑不到哪），而是渴望这样的生涯早早结束。

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就要从新界北区送他到九龙市区上学，因为他不像一般小孩本区就读，而是选了离家比较远的学校。但说远也不是真的很远，如果坐火车的话，半小时就到，加上步行距离，顶多是四十五分钟。还可以的。问题是，儿子的特异嗜好，或直接点说，怪癖。

坐火车，我儿子是绝对不肯坐“旧款”的，也即是旧的型号，准确地说是英国制的都城嘉慕列车，从铁路转为电动化的1982年服务至今，期间车厢经过翻新。他要坐的是“新款”，也即是日本制的近畿川崎SP1900列车，1999年投入服务。两种车又简称为“圆头”和“尖头”。问题是，新款或尖头全线总共只有八列，而旧款或圆头却有二十九列。八比二十九，结果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学坐火车，就是一场大赌博。好运气的，等三或四班之内坐到；倒霉的，十班也等不到，或更可怕的，跑到月台刚刚送车尾。那是令他（以至于我）崩溃的事情。

常常因此而要提早很多出门，也常常因此而两父子在月台或车厢内大动干戈。我儿子的反应我就不详细描述了，总之就是固执如

石，横蛮如牛，天地都不怕，全世界照骂。简单地说，就是无法理解和接受世事无常，世界不是顺应他的意思。而从他三岁开始出现超级分别心和固执狂，我作为父亲就已经无法以权威甚或暴力镇压（试过硬把小小的他拉到车上结果全程哭闹直至你厚不住脸皮在下一站下车），又或者各种计分奖赏温柔赞美的方法，去缓解他对于没有规律的事情的焦虑和恐慌。而解释世界为何不按个人意愿运作，所谓好坏只属主观并无实质，或者人生就是要面对不如意等等的大小道理，多年来天天说也说上了过万遍。但是，他没有丝毫动摇。

看着孩子没法像其他正常人一样坐车，甚至为此而毁掉了一整天的心情，无法好好上学，心里真是莫名其妙的悲痛。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吧，但是，这只是同一思维（或情绪）模式的其中一个例子。基本上这就是他经验人生的模式。我也曾说过，如果你能够安然愉快地等，爸爸可以忍受，可以陪你等下去，这个“不正常”是没关系的，但是，千万别发脾气，怪别人。有时他可以做到一下，但很快又不行。而制止他无理暴怒的最后手段，就是比他更暴怒，发飙得更厉害，非如此不可镇住他的情绪。让他也觉得我太过分了，他才有点畏怯地稍歇一下。不止一次，我就像个精神病汉一样在众目睽睽下大呼小叫。我想，我也变得有点“不正常”了。

当然，在好运的日子，会看到他像其他孩子一样乖乖地坐车，一脸安静满足的样子。或者在下车之后，还站在月台上依依不舍地

看着心爱的列车离去，或者兴奋地和我说着不同型号之间的车头灯的分别或各种诸如列车号码编排之类的精细而无用的知识。这些时刻我就不禁想，如果这是他偏执的人生中的唯一快乐，我又怎忍心把它灭掉呢？

今年孩子小六了，这个学期他开始自己上下学了，而我也终于如愿结束忍受多年的迎送生涯。除了多一点自己的时间，也可以不用再面对那些令人脑袋瘫痪无法即场应对的惊吓场面了。可是，其实儿子还是要自己面对自己的问题。而我，竟然已经开始怀念每天带孩子坐火车上下学的日子了。

瘦